

邓小平的故事之六

6

蒙难与复出

王立新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K827.1
75
《邓小平的故事》之六

蒙 难 与 复 出

王 立 新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 北京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李和文

王立新

林枫叶

许海生

刘君立

梁林刚

陈 璞

魏 明

郝玉茹

李晓芬

张繁玲

夏 阳

汪秀川

谢 剑

傅文卿

曾又红

ES81/36
22

50

目 录

从中南海到“将军楼”.....	1
走进“生命的绿洲”.....	4
“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9
在工人们中间	13
家庭中的“主力队员”	20
亲家相处	24
井冈行	27
重返中央	32
“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38
受命于危难之际	44
两部电影的“解放”	50
虎头山下的较量	53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57
“你的书写得很好”	62
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65
“邓小平旋风”	71

工作重点转移的领航人	75
为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	81
体察民情	85
为中国革命博物馆题名	91
读书生活	95

从中南海到“将军楼”

“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狂风暴雨席卷了整个中国。风暴所到之处，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邓小平成了首当其冲的人之一。

1969年，北京。

金秋10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

然而，此时，中南海里，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达3年的邓小平，即将被遣送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监管劳动。

10月20日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三人的汽车由中南海向首都机场风驰电掣般驶去。

遥望窗外，邓小平神情严峻，内心里翻动着苦涩的波涛。然而，这位自1966年起就被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此刻仍然是那样的沉着、冷静、坚毅，一如往常。

随着一声轰鸣，飞机起飞了。邓小平望着远去的北京、泰山、黄河、长江……，一语不发。

飞机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安全着陆。邓小平和妻子、老母走下机舱，换乘汽车到达位于南昌市三纬路的江西省军区招待所。

几天之后，他们被送到以后一直居住了3年多的地方——新建县内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将军楼”。

关于“将军楼”的位置和环境，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这样描写道：

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南昌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20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间小小的柴房。楼上有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

那天，邓小平一家到达“将军楼”，已是夜幕降临时分。按照监管人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三人住楼上右边的三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住

人，外面为会客室；夏伯根住靠卫生间的后屋。负责监管的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里。

安排完毕，三位年龄加起来超过 200 岁的老人自己动手，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铺，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基本就绪。他们草草吃了一顿晚餐后，各自回房休息了。

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他三年被监管劳动的生涯。

走近“生命的绿洲”

邓小平住进“将军楼”后，匆匆安排好家里的事务，生活新的环境里开始。一天，他找到负责监管的黄文华说：

“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心想：“邓小平的组织观念还很强。”便十分客气地说：“劳动嘛，过几天再说，先把家务安排好。”

邓小平马上回答说：“家务不需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

黄文华见邓小平执意要提前去工厂劳动，便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果明天不下雨，明天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连声回答。接着又紧问一句：“明天什么时候？”

黄文华想了想，说道：“工人是7点半钟进车间，我

们就8点钟吧。”

翌日清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和引导下，从“将军楼”出发，经过红壤夹着石子的山坡往下走，绕过原步兵学校的大门，踏上一条通往南昌的公路。约莫走2公里再往左拐200米，就进入了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的大门。

他们首先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

黄文华把邓小平夫妇介绍给厂党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罗朋。

历史是如此的巧合。罗朋，竟然是20多年前战斗在太行山时候邓小平的老部下。人世苍桑，20多年后，两位太行战友在这里相聚。

邓小平走上前去和罗朋握手。

罗朋热情地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倒茶递烟，简单地介绍起工厂的情况来。“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人”讲到这里，罗朋用手指指对面的间空房子说：“这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俩用，日后劳动累了，或者遇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在这房里休息一下。我住在斜对面，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联系。”

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在走进参加劳动的车间之前，邓小平问：“这里有没有红卫兵？”

“我们这里没有红卫兵，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份的工人。”罗朋回答。

罗朋、黄文华陪着邓小平夫妇走进车间。

当工人们看到罗朋、黄文华身边的这位身材不高、腰板挺直、修着整齐的短发、身穿同他们一样的蓝纱工作服的老人时，稍为一愣。有人眼尖，一下子认出是邓小平，不由得轻轻地喊出声来：“看！那是邓小平。”

“邓小平来了。”爆炸性的新闻在工人中迅速传播着。

工人们以前仅仅从电影、图片、报纸上见过邓小平。在被打倒以前，这位大人物总是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一起，出席重大会议，会见外宾，发表重要讲话，制定重大国策。如今，在这小小的工厂里亲眼见到了他，工人们自然觉得是一件新鲜的很有些神秘的事，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关注。

车间排长（即车间主任）陶端绪见邓小平来了，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用棉纱擦擦手上的油污，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

罗朋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陶排长，是车间的总负责。”

邓小平同陶排长握了握手。

工人们纷纷围拢上来。他们和善的目光，消融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

从此，邓小平置身于工人中间，一干就是三年。

这时的邓小平，虽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对象，但是，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良好机会。

身处逆境，不改其志，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邓小平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一年到头，总是按时到厂上下班，从不间断。他每天一踏进车间的大门，见到工人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到了工作台，便脱去上衣，挽起袖子，立即聚精会神地干活。干活时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观察邓小平。时间久了，他那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的态度和对人和善的举止，深深感动了大家。共同的劳动生活，使邓小平与工人们相处越来越熟悉。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看法逐渐改变了，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都愿意和他交谈。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报。工人不明白为什么叫上海公报，不叫国家公报？他们就这个问题向邓小平请教。

邓小平向他们解释道：

这个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在原则问题上

不会让步的。我们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承认就是认输。但是美国要和我们拉关系，也要和台湾拉关系。基辛格这个人很鬼。他想两边都不得罪。如果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建交就绝不可能。

邓小平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分送给在场的工人每人一支，然后点着一支吸了一口，接着又说：“我们与外国建交都有原则。北京代表中国。因为原则问题未解决，所以叫上海公报。”

工人们又问：“以前报纸上叫元旦社论，现在又为什么叫元旦献词？”

邓小平解释道：“以前你们接触不多，这是有含义的。元旦社论是带总结性的，新年献词是祝贺性的。”

工人们再问为什么西哈努克来华访问时举行那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且表示对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对柬埔寨的支持！”“再说西哈努克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嘛！”

工人们遇有不明白的问题，总爱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在工人中也觉得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尤如沙漠中的旅人，走近“生命的绿洲”。

“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管劳动期间，被分配作的是最令他满意的一个工种——钳工。

这是他第二次当钳工。

邓小平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有机会站在工作台前，拿起锉刀，再一次与“老朋友”相见。面对手中的锉刀，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4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浮现眼前……

1920年夏，年仅16岁的邓小平，怀抱满腔热情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做工，立志报效祖国。

1923年6月，邓小平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进入巴黎近郊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做工。

这一年，他仅仅19岁。

雷诺汽车厂是法国著名的大企业之一，有1万多名工人。这里也是华工和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来到雷诺汽车厂做工的邓小平，已经能够说较为

流利的法语，具有一定的数理知识和在大工厂的劳动实践经验。因而，一进雷诺汽车厂，他便成为一名钳工学徒，并开始接触到一些图纸和比较简单的工艺技术。几个月后，他成为一名钳工，有了相对较多的收入。

这一段钳工工作经历，对邓小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40多年后，在国内，邓小平又一次拿起锉刀，重新成为一名钳工。

车间主任陶端缙对邓小平说：“让你锉锉零件怎么样？”

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这个要得，锉刀这活儿，可出出汗。”

陶端缙赶忙帮助准备工作台，工具柜。不一会儿，一座工作台，一个工具柜准备停当，各种工具齐备，陶端缙请邓小平试一试。

邓小平深情地望着工作台和工具，心里慨叹道：“40多年了，老伙计又见面了！”一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邓小平的确出手不凡。

只见他，安置好一个零件，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挫起来。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邓小平的几下招式，立刻就使陶端缙折服了。

陶端缙心里佩服地评判道：“起码得有四五级工的水平。”他入神地看着邓小平锉零件时的一招一式，被邓小平认真的神态，标准的姿式吸引住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老邓，你的锉刀活儿熟练，真有功夫。”

是的，这功夫确实来之不易。其中不仅有40多年前的功底，还有40多年革命生涯的磨炼。

邓小平每天只要一到车间，便立即脱去上衣，挽起袖子，聚精会神地干活儿。他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以标准的姿式来回地锉着零件。那么认真，那么全神贯注。他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品。

在劳动中，邓小平的钳工技艺，进一步熟练起来，并且，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更臻成熟。

有一次，车间分配邓小平修理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这种花键轴，上面分为六瓣，有套子，不标准，邓小平拿起一根来，锉了好久，老是套不进键套，累得满头大汗，还是不行。

工人梁永刚见状，马上走过去，帮助邓小平查看原因，并告诉邓小平：“这里有一个眼。”梁永刚锉了一根给邓小平看，果然套上去，对上了。

邓小平仔细琢磨着。

梁永刚又说：“老邓，你顺着这个方向就行。”

邓小平一看，恍然大悟。按照梁永刚师傅的方法去

锉，果然顺利多了，锉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不久，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越堆越高了，梁永刚又帮邓小平领来箱子，专门装锉好的花键轴。日积月累，很快装满了箱子。

邓小平望着满满一箱的花键轴，喜上眉梢。

后来，车间又分配邓小平加工销子槽和齿轮。邓小平勤于磨炼，刻苦钻研，一丝不苟，毫不厌倦。

功夫不负有心人。

邓小平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成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工人们看到他娴熟地挥动挫刀劳作，连声称赞：“老邓，你锉得蛮快，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邓小平舒心地笑了。